

海难

● 阎 明 国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雄浑而悲壮的海上戏剧

——《海难》序

闻介夫

《海难》辑录了青年作家闻明国的四部中篇，大体上属于他“海洋系列”早期创作成果。它们原先散见在《长城》、《莽原》、《花山文学丛书》等处。作者在写这些中篇时，还在秦皇岛港务局工作，而今已经是《浪淘沙》文学刊物的编辑了。在他长期致力于小说创作的追求中，基本上以蔚蓝色的大海、沸腾的港口、喧闹的甲板为其创作母题。在这些他十分熟悉而特殊的领域，展现着雄浑而悲壮的“海上戏剧”。

占地球表面积百分之七十的是蔚蓝色的海洋，她是生命的故乡，是人类、鱼类、藻类等无数种动物、植物、微生物得以生息、繁衍的无比巨大的摇篮。地球也因大海成为蔚蓝色的星球。因此，文学创作写大海，写海上人，写人与大海的搏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永恒的主题！已经有那么多人在写海了。外域的罗迷、雨果、显克微支、麦尔维尔、康拉德、高尔基、海明威……国内的秦牧、郑刚、单学鹏、杨显惠，自然也包括闻明国。这些写海的大师或小将，面对着

比大地还要神奇、深奥而迷人的大海，采写她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在他们笔下，呈现出千姿万态、波澜壮阔、出神入化、凶险混沌的造物主般的大海。

罗退的《冰岛渔夫》是大海的哀歌，凄凉悲哀的情绪笼罩在大海身上；雨果的大海是冷酷无情的象征物，它杀、偷、隐藏脏物而又傲慢地咆哮；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中，看守人在静夜倾听着大洋呼啸着“神秘的语音”；麦尔维尔的大海是鲸鱼的家园，浪漫主义的色彩与神秘主义的情调浑然一体，《白鲸》成了捕鲸人的“百科全书”；康拉德的海同样充满神秘感与陌生感；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写出了大海的雄伟与豪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则表现了大海的阴郁和灰暗，桑地亚哥在大海面前无希望地追求，又不屈服地追求着希望……

泰戈尔的《黄金海岸》和《愤怒的海》是血泪的海，怒吼的海。他融汇着百万华工辛酸的泪和反抗的血！大海记录着华工反抗殖民主义统治如火如荼的斗争！

邓刚的海是“迷人”的。他的大海既是一个纯自然的背景，又是人类无比宽阔的活动场所。邓刚在我们有限的直接经验之外打开了新颖的关于大海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勾勒出一个动人心魄的奇幻天地。无论是《迷人的海》还是《波龙岛》都表现了人对海的亦即对自然的征服、索取和谐和。借以象征人类品质的崇高、力量的巨大。

杨显惠笔下的大海仿佛是他眼里沸腾起来的戈壁。他并不把笔伸入到海上渔民的现实社会关系和久远文化传统的领域，而只把笔局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写人在海上或如戈壁上同样会面临生存问题。杨显惠的海是爷爷与孙子的“远

动场”，爷孙俩不断延续的斗争精神给人们提供了某些哲理的启示。

而阎明国的海不同于以上中外诸家。他既不像世居海边的渔民后裔，颇为得心应手地、纵横恣肆地绘状渔民生涯，也不是对大海作即兴式描写或写生式绘画的作家。他从小生长在“不冻良港”秦皇岛，刚参加工作就在以对外贸易为主的港务局。这样，他吸收了大海豪放坦荡的天然营养，他喜欢海员那侠义奔放的性格。他以自己特有的观察力和感受力，直面着色彩斑斓流向各异的海港生活，钟情地记录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海港的日夜潮汐。一言以蔽之，他的“海上戏剧”的主要特点是当代性。这是他区别于其他时间淡化，年代模糊的写海作家的明显标志。他有普鲁斯特的生活基地和执著的审美追求。

阎明国的大海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而且是活生生的人生大舞台。“甲板”成了这个舞台上被聚光灯映照得如同白昼的“竞技场”。他的小说时而给予我们大海远处风口浪尖上船长水手与大海搏斗的雄姿，时而让我们看到改革年代里现代化港口那“沸腾的生活”景观和繁复的人心律动的现实世界。在这里，既翻卷着自然界的风暴潮又翻卷着人世间的狂风巨浪。而往往是自然界的风暴潮与人世间的狂风恶浪重叠交织在一起，显示出各色人物的复杂魂灵，体现出在沧海横流巨浪淘洗下中流砥柱的阳刚之美。

《海难》是阎明国的中篇处女作。它以急速的氛围、紧张的情节、激烈的搏斗和英雄的献身构筑成篇。它并非单一地写小艇失事，而是从人们面对死亡这个特殊角度，来观照这个不同寻常的生活领域的“戏剧”，敏锐而迅速地捕捉人

物性格在“甲板”上变化的爆光点，使我们看到“闪光灯”下崇高与卑鄙、善良与阴险、正义与邪恶的不同表演。

《魂归大海》笔锋直指大海深处。一开篇“死神”就逼近小鸥号货船。疯狂的波涛，强烈的颠簸，使船上的C₄C₂时刻都有爆炸的危险。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以林清政委为代表的真正共产党人凭借大海——甲板这人生特定的舞台，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尽管这个“剧目”也是悲剧性的，但“民族脊梁”的拼搏之举为航海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正在进行时的改革画卷出现在《殒天的船王岛之星》之中。在船王岛那一方天地里，海港成了改革与守旧激战的前沿，污秽、丑陋、勾心斗角、尔虞吾诈并未因改革的降临就销声匿迹。苏远涵作为港口企业改革家的进攻性格和多舛命运令人击节赞叹和扼腕惋惜。

寄寓着青年人对未来的渴盼和对自身价值的不懈追求，是《何处不风流》的创作题旨。

可以说，阎明国这最初的四部中篇，既起缘于生活的引发，又来源于生活的馈赠。他把文学的焦距对准了新时期沿海开放城市港口，对准在蓝涛白浪中破水航行的轮船甲板，塑造了一个个生机蓬勃，性格刚毅的典型形象。与其他写海作家迥然不同的是，阎明国笔下的人物不是渔民，不是海边看客或捡贝壳的小姑娘。他的人物是他熟悉并厮混过的老中青水手、船长、政委、企业家，是他自幼羡慕的用钢铁锻造和骤然冷却而成的男子汉，是他所痛恨的懦夫败类……人物众多，但男性占绝对优势。《海难》中的二副乔业，刚强而忍让，耿介而坦诚。轮船面临灭顶之灾，他仍忘不了保护国旗，维护祖国的人民的尊严，坚持公理和共产党员的凛

然正气。他怀抱国旗葬身大海，是祖国坚贞不二的儿子。《魂归大海》中的“小鸭号”船政委林清，是有顽固地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的习惯，即使小鸭号即将沉没，他“要命也要船”，显示了这位固执的不谙世事的转业军人的性格。然而，在小鸭号自救终于成功时，他却因“肺癌”而“英雄归栖于永生的大海”。在与大海的搏击中，与致类的较量中，乔业、林清具有大海般宽阔的胸怀、海浪般锲而不舍的冲击力和礁石坚定不移的信念。

如果说，在乔业、林清身上，我们看到了单向粗犷刚毅的海上斗士，而到了《殒灭的海王岛之星》里的苏远涵则比较丰满起来。在沧海横流鹰飞鱼跃的海港世界里，在善恶相掩人事纠缠的社会关系中，苏远涵是港口改革的实践家。作为船王岛港青水滩作业区党委书记、主任，他手里拥有人事调配、吞吐计划、独立对外、资金支配、内外贸易等大权，面对多变的思想和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他具有创见性的眼光和非凡勇气。在改革中，苏远涵设立“现代化勇士”奖，每年评选一次，本年奖给坚决支持他实施改革方案的三名工人。奖品是一座一百二十平米有空调设备的高级住宅。很明星，苏远涵的所做所为，骨子里仍然是“乔光朴”式的。所不同的是苏远涵的形象凝聚着较浓重的自身因素，在他临就任副部长之际因癌症而成为“没有哀乐的悲剧”中的主角。阎明国严肃地开启了这悲剧的帷幕。乔亚、林清、苏远涵三个男子汉的离去，“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它醒目地揭示着封建思想的残余，官僚主义的痼疾，形而上学的沉疴及奴性与私欲是怎样地扼杀正义和善良，是怎样顽固地阻碍着社会前进与改革的大潮。作家大致准确地揭示了

导致悲剧发生的各种因素，坚持着自己的追求和价值观念。对他的主人公倾注了浓烈的感情，因而在作品中高扬了理想，伸张了正义，礼赞了人对命运的抗争和超越，从历史发展与审美理想的统一中肯定了改革，肯定了历史必然要求最终将实现。然而，阎明国有时似乎过于钟爱自己的人物，因而使苏远涵等寄寓了理想的人物形象，客观上影响了他们的丰满程度，甚或在某个具体情节、细节中暴露出些许苍白。钟爱自己人物的真诚心态是容易令人理解的，但对人物形象却没有裨益。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作者传统道德意趣的积淀。这也同样表现在塑造与主人公对位反差鲜明的黄二兴、邓得汉两个人物身上。这两个航海队伍中的不洁分子，在面临死亡的考验时均有过变节行为的丑恶表演。黄二兴为了活命竟然要撤下国旗，而邓得汉在小鸥号危急中不但不参与自救，反而握美钞、平求后放艇逃生……黄二兴与乔亚，邓得汉与林清的对位反差鲜明强烈，突出了乔亚、林清的伟岸，暴露了黄二兴、邓得汉的残忍；但是这样的对比毕竟属于表面层次的。而且这两对人物有些交叉重叠的痕迹，也令人遗憾。同样，我对苏远涵这样一位深孚众望的港口企业家身带晚期癌症，每天化妆拼命工作的故事也觉得太象故事了。

在这四部中篇里，不乏哲理深邃而精彩的议论。但也有个别议论在无意之中破坏了小说艺术深沉而自足的表观格局。

很明显，这四部中篇的结构，作者在力求扎实地变化。《海难》是由亲历海难侥幸脱险的“我”在为使海难真相大白于天下的过程中的回忆追述来构成成篇；《魂归大海》则以第三人称讲述小鸥号自救成功，林政委魂归蓝海的故事；

《毁灭的船王岛之星》以小话剧分幕式结构“告诉你一个真正男子汉的故事”，而《何处不风流》则刻画人物内心取胜，意在褒扬新时期生活中的弄潮儿。

最出色的应该说是这四部小说的描写——白描。这是小说创作最基本的因素，也是阎明国较熟练地掌握的。但对大海的描写如同一个风景画家一般，画龙点睛又奇诡莫测。请看：“海水惊悚。绿白色的浪冠，被切割成泡沫飘去。浪峰卷翻浪筋，白色的片状水雾，覆盖住整个海面。腥臭的气息，也伴着泡沫，钻进我们的鼻孔。青水白浪，狂涛四起，沉雷般的呼啸，和我心中死亡的音乐混合了。”（《海难》）

“曾是那样微波夷然的海浪，全都噤然拱起，浪丘、水谷、波峰，那海象阴森恐怖的乱坟场。可是，它竟然恢复了它原本的蓝色。”（《魂归大海》）

“浑茫的大海，涌起重重叠叠的青白雪浪。瞳瞳巨眼中的海滩，凋敝凄凉。”（《毁灭的船王岛之星》）

这些描写，既是纯客观的白描，又是主观的感觉，是充分个性化的语言。在今天看来，这样感觉化的描写五六年前就出现在作者的字里行间，令人感到格外珍贵和亲切。这不能不有力地证明着作者创作的潜能和才华。这些描写语言使艺术知觉元素时而与色彩互相缠绕，时而与音响相互回转，时而与物的空间图像交融，时而与人的心理情绪交织。海风、海浪、浪滩、海色似乎变成了有灵性的角色，和人物融为一体，为着一种情境扬波、劲吹、翻浪、变化……阎明国的语言是流畅的，充满动感的，这种宛若大海波涛起伏跌宕的节奏感与令人回肠荡气的作品内容和所反映的瞬息万变的现实

生活，达到了和谐与统一的境界。

除了在描写上的卓然探索以外，阎明国还大胆尝试其它艺术表现手法。如作品中闪烁着思辨色彩的小标题的运用，各种叙述模式的交替使用等都显示他在追求着迥异新鲜的“有意味的形式”。但这并非说他的初期中篇创作已达到很上乘的艺术品位。他小说中那种海上风暴的气势，那鲜明的个性色彩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正预示着他具有达到较高艺术品位的良好基础和开端！

如果我们以作品发表的先后顺序扫描一下这几部作品的話，我们会发现，他的题材是由海上单一事件到港口重大事件，由写一般性事件到写沸腾的改革生活；由对甲板激战的明观细察到对现代化港口城市生活的宏观鸟瞰……他没有单纯地写人在大海面前的一般情绪，而是写与时代紧密相联的充满喜怒哀苦苦辣酸甜的社会世相。整部“海上戏剧”的基调由单纯、集中逐渐变得比较丰厚、复杂和雄浑。

当然，作为作者的第一个中篇小说集，这里边的作品比起他晚近时期创作的《蓝色陷阱》、《风暴潮》、《哭墙》等中篇来，或有“意到笔不到”等未尽人意的地方。只是，这个集子所反映的是作者中篇创作“处女期”的成果。不是也不能代表作者今天的创作水平。这一点读者会慧眼明识的。花山文艺出版社扶掖青年作家，阎明国本人也没有“悔其少作”，因此《海难》为我们也为作者本人提供了“回头看”的真实文本。而我的序也只是一道追溯，一种回视批评。

我一向以为，写“序”这样的文字应该是专家或权威所为。他们历经沧桑，洞若观火，指点后辈，顿开茅塞。真不

料想，我在走向“不惑之年”的途中，也为友人写起序来。承此荣任，顾虑和兴奋兼而有之。好在我评论过闻明国的大部分作品，对其人对其文也较熟悉。应该说，这初写之序未必恰切，只可算作与读者开卷的见面片谈。而雄浑而悲壮的蔚蓝色“海上戏剧”还有待读者追踪谈下去的。

一九八九年正月

目 录

海难..... (1)

魂归大海..... (77)

何处不风流..... (145)

殒灭的船王岛之星..... (196)

后记..... (256)

海 难

—

结束了一年的应聘船员^①生活，踏上祖国的大地，满心有一种曲曲回肠的感觉，更从心底觉得欣欣向荣的祖国可爱。

生我养我的故土啊，我回来了。

回到家，巧极，适值妻休息。我大喜过望，扔下东西，伸开双臂，准备我亲爱的人，欢悦地扑过来……可她，只冷冷地说了句“回来了”，便转身坐在了沙发上。

啊，象一个凌空巨浪劈头盖脑砸下来，我又浑身湿淋淋地站在了摇摇晃晃的甲板上……梦吗？

她用陌生生的眼光看着我，彼此间仿佛横亘着战争。她是我梦寐思念的妻子吗？

她流泪了，满目感伤。她站起来走到门旁，倚门侧目，轻蔑地说：“那女人接二连三地来电话，想来是等你等急了……”

^① 1980年初，我国开始和外国航船公司，以聘请形式签订合同、派遣海员到外轮工作，称为“应聘船员”。

“什么，什么女人？！回来，你回来——”

她急速转身，掩泪去了，留下“砰”地一声门响。

天哪，不是梦！

怪，只是由于妻子，我才复员落户到这地方，在这么一个素昧平生的城市里，哪里来的什么神秘的女人？真要叫人叹息世界之大了。

囚者梦赦，渴人梦浆。飘泊万里，身在天涯海角的船员，那个不日思夜想梦家乡！

烟波绿水，清虚盈盈腾起的海市蜃楼，我们曾惊呼着，在那幻影里寻找热闹的王府井；白浪黑水，船员们也常梦中舞燕栖莺会亲人！烟渚风湾、旷海无垠，望眼欲穿啊，飘泊万里归来了，却是……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脑海一隅荡起的涟漪，套在那神秘女人的幻影上，谁会给我打电话呢？

茶几上放着一本杂志，封面是个“大美人”，里边夹着一张发黄的报纸。妻是瞧不起报纸的人，沿袭继承了“十年动乱”中对报界的看法，什么文章能使她留意？抽出来一看，原来是我留下的一份机关内部简报。里边有一条和我有关的短讯：淇云轮三号救生艇的两名生还者，昨天回到祖国。记者在和平医院，见到了他们。由于医生的限制，记者只和阎××交谈了几分钟。他深切感激党和政府为了抢救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他说：“实在不敢相信，还有今天！我们在海上的日子，是时刻想着祖国的。海难之中，有人曾流露出杂念，但祖国的崇高形象，征服了所有人的心……”由于阎同志忽然发病，我们的谈话便中断了……

妻如此珍惜这张报纸，是苦思远航的我？还是怀念我那

魏没青冥的难友们？

二

我家楼下，是居民区代办的小邮电所。办事员是三个风趣快乐的姑娘，全是一副娇美的俊模样。在姑娘们面前，船员们常爱摆出风流倜傥、潇洒大度的派头。姑娘们也开朗、调皮得使人满心欢悦。可今天，一切反常，他们仿佛根本就不认识我。

只有那位看上去岁数最小的，闪一闪她俊美乌黑的大眼睛，不无揶揄地告诉我：有一位声音温柔的女人，给我来了三次长途电话。每次得知我没有回来，便放下电话，什么也不肯讲。

什么，什么？当真有那么个女人？！我不禁打了个寒噤，惊愕道：“活见鬼了——不可能！”

“算了，算了，会搞清的。”年龄大的姑娘吃吃笑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杂志，也是那本“大美人”封面的。“瞧呀，写你们的文章，听我给你念念，看我够不够格做个电视播音员。”

当时不知我是一副什么模样，准是感动了上帝！她们怜悯我、安慰我了……

姑娘得意地一笑，用朗朗的嗓门儿念起来：“文艺通讯——风流须看搏浪人，记荒海遇难21天的英雄船员黄二兴……”

啊，又是一桩鬼事——哪里又冒出来个“客里空”？竟开这样的玩笑！我从姑娘手里夺过杂志，一目十行地看起

来：

“……两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湛云号，在太平洋西经172度零一分、北纬30度处，遇难沉没……

“黄二兴和他的同志们，在难觅一日之安宁的太平洋上，用生命和鲜血，奏出了一首感天动地、悲风壮人、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伟大乐章……

“在险恶无边的海岸上，飘流二十一天，遇到断粮、断水、风暴、鲨鱼、疾病等危险，靠什么力量战胜时刻要吞噬他们生命的惊涛骇浪？黄二兴同志讲：靠的是心里有祖国……

“那是一个深夜，帆风槽雨，吹拂击打着黄二兴和他的同志们。那个对轮船遇难应负重要罪责的二副，流露出要撤下国旗的想法，大肆渲染他在菲律宾的所见所闻，妄图在潜移默化中，引诱大家，一旦得救，携带艇上巨款，背叛国家民族……黄二兴同志针锋相对……”

“胡说，卑鄙！”读到这里，我一拳砸在桌子上。三个姑娘都惊诧地瞪大了眼睛，一起说，“下边还有你的证明呢！”一个姑娘把杂志夺过去，哗哗翻过两页念道：“笔者手头有一份远洋公司的内部简报，其中湛云轮三号救生艇仅有的另一名幸存者讲：有人流露出杂念……说的便是那位二副，遗憾的是，他还是个党员……”

“颠倒黑白，造谣诬陷！”我怒火中烧，夺过杂志，狠狠地把它撕个粉碎，大步朝楼上跑去。

进了家门，我拎起手提包就往外走，被先我而归的妻子拦住了，“上哪儿？”

“去公司。”

她惊感地看了我一眼，泪水流出来：“走、走、你走吧，一辈子也别回来！”忧愁善感，又博慈厚爱的妻子，呜咽着说不下去了。

“不，我是为这篇文章去的。”我拿起茶几上的“大美人”，“按乔亚的嘱托，艇上事，去年我就向我们政委汇报了，也写了材料，怎么竟冒出了这么一篇东西？！”

“他不是叛徒吗？”

“谁是叛徒，乔亚吗？没有他，一个也别想活着回来。没有这个共产党员，事情要糟上一千倍！”

“你冷静点！”

“冷静，黄二兴是什么东西！组织上不让他再上船，就是对他采取的一种措施。他……”

突然间有人敲门，进来的是邮电所的小姑娘。她以赐我某种恩典的样子，告诉我：那不知姓名的女人，又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没等她说完，我脑子里闪电一样悟到了她是谁，撒腿朝楼下跑去。

“你是……”我抄起电话，早忘了顾及礼貌。

“啊……是小阎吗？我是湘润呀。”话筒里飘来微弱的声音，“刚从远洋公司得知您回来了。请您务必来一下，有事情需要您帮助。我的时间太少了，求求您马上来一趟……”

“啊，啊，”我慌乱地答应着，发现妻子就站在我身旁。她知道湘润是乔亚的遗孀、一个正直的女铣工。她和婉地笑了，一脸乌云散去，现出了淡淡的愧红。唉，误会和信任之间，就差这一步。

和妻子告别，我匆匆赶往火车站。开车前十分钟，妻子又跑来，送我一封刚刚接到的挂号信，是公司党委来的。信里告诉我：我的政委，半年前调到我国某驻外领事馆工作去了。虽然他临走交代工作时，谈到了那次海难，也留下了我写的材料，可惜不够详细具体。为那篇文章，公司已向那个杂志社提出了抗议，但至今两个多月未见回音。为了进一步澄清是非，让我马上再写一份详细的材料，并最好能去公司一趟……组织上的关怀，使我欣慰，但我的心仍不平静。世事扑朔迷离，我如坠五里云雾之中。

三

冥冥苦思中，车到站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烟雨迷茫的港口城市，也是我们远洋公司的所在地。

在车站买了一束鲜花，算做对乔亚的一点表示吧。记得乔亚遗下一个三岁男娃，遵照妻的嘱咐，给孩子买了两盒美味糕点和一包奶油糖果。

乔亚生前，我去过他家一次，现时记得不大清楚了。从乱踏踏、然而漾着充实的生活气息的市中心，转了一圈，我又回到了车站附近的地道桥口。一年多不见，这城市对我露出了陌生的面孔。

从接电话到现在，五十多个小时了，我心里焦急，可路又分辨不清，去公司打听一下吗？我在路口犹豫着，巴望着能出现点奇迹，碰着个熟人。

冷不防一辆摩托车擦身而过，险些没送我去见阎王老